

THE CHRONICLES
OF NARNIA

纳尼亚传奇

银椅

【英】C.S. 刘易斯/著 陈四白/译



教育出版社

THE CHRONICLES OF
NARNIA

纳尼亚传奇

银 椅

[英国] C.S. 刘易斯 (著) 陈四百 (译)

湖南教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银椅 / (英) 刘易斯 (Lewis, C.S.) 著; 陈四百译. — 长沙: 湖南教育出版社, 2014.1 (纳尼亚传奇系列)
ISBN 978-7-5539-1022-2

I. ①银… II. ①刘… ②陈… III. ①儿童文学 — 长篇小说 — 英国 — 现代 IV. ①I561.8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286690 号

银 椅

[英] C.S. 刘易斯 (著) 陈四百 (译)

责任编辑: 陈莹

文字编辑: 蒋静曦

美术编辑: 赵宇

审 译: 邓丽蓉 何莹

出版发行: 湖南教育出版社

(湖南省长沙市韶山北路 443 号 邮编: 410007)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三友印务 (深圳) 有限公司

(深圳市南山区东滨路 4066 号 邮编: 518054)

版 次: 2014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4 年 1 月第 1 次

规 格: 880mm × 1230mm 1/32

字 数: 100 千

印 张: 5.5

书 号: ISBN 978-7-5539-1022-2

定 价: 15.00 元

角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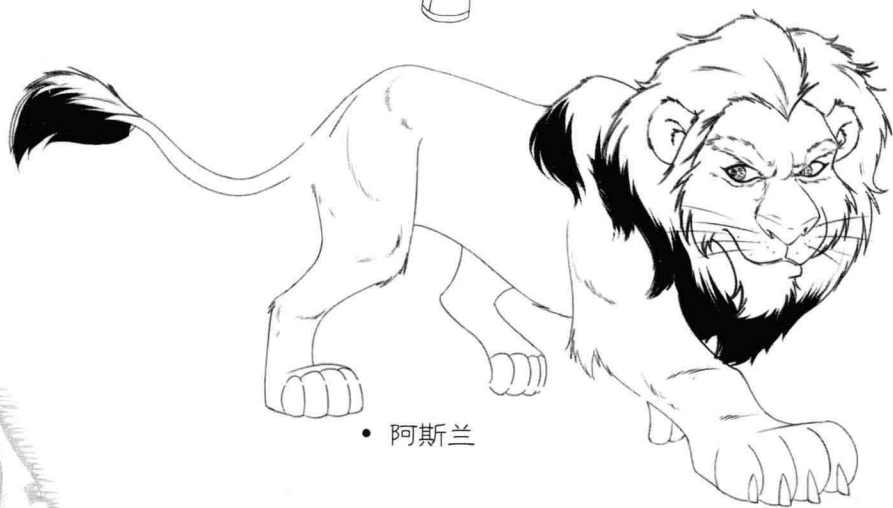
JUE SE JIE SHAO

介绍

• 吉尔



• 尤斯塔斯



• 阿斯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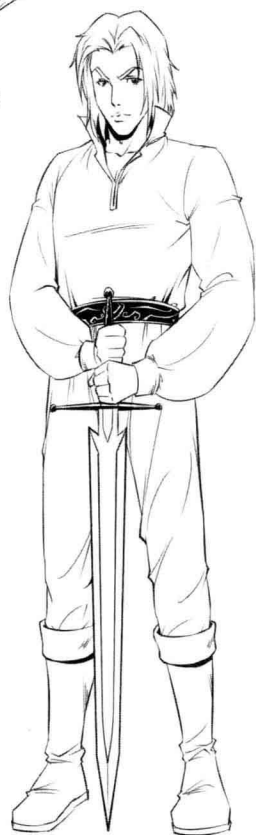
• 蛇女巫



• 普德格伦



• 瑞廉王子





—— 按照原著出版顺序 ——

《狮子、女巫和魔衣橱》1950（公元纪年）

《凯斯宾王子》1951

《黎明踏浪号》1952

《银椅》1953

《能言马与男孩》1954

《魔法师的外甥》1955

《最后一战》1956

—— 按照故事年代顺序 ——

《魔法师的外甥》1（纳尼亚年）

《狮子、女巫和魔衣橱》1000

《能言马与男孩》1014

《凯斯宾王子》2303

《黎明踏浪号》2306

《银椅》2356

《最后一战》2555

献给 尼古拉斯·哈迪



目 录

— 001 —	体育馆后面
— 012 —	吉尔接受使命
— 021 —	国王的航程
— 031 —	猫头鹰召开会议
— 041 —	普德格伦
— 051 —	北方的荒野
— 062 —	有奇怪壕沟的小山
— 071 —	哈尔坊的房子
— 081 —	他们是怎么发现真相的
— 091 —	不见天日的旅行
— 102 —	黑暗城堡
— 113 —	地下女王
— 124 —	剔除女王的地下世界
— 134 —	世界之底
— 144 —	吉尔消失了
— 152 —	伤痛痊愈



体育馆后面

那是一个阴暗的秋日，吉尔·波尔一个人躲在体育馆后面哭泣。

因为他们总是欺负她！（这不是一个有关学校的故事，所以我想尽可能地将吉尔在学校发生的事情一笔带过，那是一个一点儿也不愉快的故事。）那是一所男女学校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男女混合学校。有人说，至少学校还没有混乱到像那些学校管理人认为的那样：男孩和女孩应该为所欲为，想干吗就干吗。

只是很不幸的是，有十到十五个年龄最大的男孩和女孩，他们最爱做的事儿就是欺负别的年龄小的同学，比如吉尔。他们做过的这些事，如果是发生在一所正常的学校里，要不了半个学期，肯定会被严加制止，但是在这里，根本没有人会去约束他们。校长还总是说他们是有趣的心理实验的样本，把他们

叫来谈上几小时的话，如果谈得很合校长口味，那结果反而是那些坏孩子变成了校长的宠儿。

这就是为什么吉尔·波尔要在这阴沉沉的日子里，跑到体育馆后面，在那丛小灌木旁的小路上无助地哭泣。吉尔哭得那么伤心，以至于完全没有注意到，一个吹着口哨，双手插在口袋里的男孩，正绕过体育馆的墙角，朝她走来，并差点撞到她的身上。

“你走路不带眼睛吗？”吉尔说。

“嘿，我说，”男孩似乎有点生气，“你不要对着我大喊大……”话还没说完，他突然注意到了吉尔的表情，语气立马变得关切和温暖。“波尔，”他询问道，“发生什么事了？”

吉尔的脸上表情复杂而奇怪，就像一开口又会马上大哭起来一样。

“我想，这次又是他们吧！”男孩的表情变得严肃。他的手往口袋里插得更深了。

吉尔使劲地点点头，男孩说对了，她已经不需要再多解释什么，她能说得出的话语，他们两个都心里明白。

“听我说！”男孩说，“这样下去可没一点儿好处……”

男孩虽然一片好心，但是他一开口似乎更像一个演说家在讲大道理。这时吉尔突然发起了脾气。

“够了够了，离我远点，不要你管！”她喊道，“没人让你插嘴，不是吗？你还真是个好人，竟然告诉我该怎么做！我想你的意思是我们应该整天去讨好他们，像你那样拍马屁，迎合他们，是吗？”

“哦，我的天！”男孩喊道，一屁股坐在了灌木丛边的草地上，但马上又站起来，因为这些草非常湿。不幸的是，他的名

字叫尤斯塔斯·斯科罗布（斯科罗布是卑鄙的意思），不过他不是一个坏人。

“波尔！”他说，“你这样说公平吗？这个学期我干过那样的事吗？我不是为了兔子跟卡特闹过吗？我不是在受到折磨的情况下，还守住了斯毕文思的秘密吗？还有，我不是……”

“我不……不知道，我也不想知道。”吉尔抽抽搭搭地说。

斯科罗布看着小女孩不太对劲儿，就放弃和她争执，温和地给了她一块薄荷糖，他自己也吃了一块。没过多久，吉尔的情绪稳定了下来。

“对不起，斯科罗布，”停了一会儿她向男孩道歉，“是我错怪你了，我知道这学期你改变了很多，做了很多好事。”

“如果你愿意，就忘记上学期的事吧。”尤斯塔斯一点儿也没和吉尔计较，“当时我确实是另一种家伙，我——哎！我是一个多么令人讨厌的家伙啊。”

“其实，说实在的，那时你确实不讨人喜欢，不过只是那时候的你。”吉尔说。

“那么你看我现在变了吗？”尤斯塔斯问。

“不仅仅是我，”吉尔说，“每个人都这样说，他们已经注意到了。埃莉诺·布莱基斯顿昨天还在更衣室里听见阿黛拉·潘尼法瑟说到你，她说，‘有人控制了斯科罗布这小子，他这个学期非常难搞定，接下来我们就要多多地关照他。’”

尤斯塔斯身体猛地一抖，这所学校每个人都知道被“关照”是什么意思。

两个孩子这时都沉默了，月桂叶子上的水珠一滴一滴地往下滴着，吧嗒，吧嗒……

突然吉尔说话了：“那你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改变呢？”

“因为前段时间，好多奇怪的事情都发生在了我身上。”尤斯塔斯很神秘却又真诚地对吉尔说。

“什么事？”吉尔问。

斯克罗布沉默了很久。后来他说：“听我说，波尔，我和你讨厌这个地方，别提有多讨厌了。”

“确实。”吉尔说。

“我知道我可以信任你。”

“你真是个好！”

“呵呵，不过这个秘密，说出来恐怕没人相信。波尔，你相信神魔的事吗？就是人人听了都会取笑的事。”

“没听说过，”吉尔说，“但是我想我会相信。”

“如果我说我在上个假期曾走出过这个世界，我们的这个世界，你相信吗？”

“我不明白，什么意思？”

“好吧。那就先不管什么走出世界。你想象一下我告诉你的，我曾到过地方，那里的动物会说话，那里还有……嗯……有魔法和龙，还有……反正你在童话里碰到的东西都存在。”说着说着，斯克罗布感到特别难为情，他的脸红了。

“你怎么去到那里的？”吉尔问，她也觉得特别不好意思。

“只有一个方法——魔法。”斯克罗布几乎是悄悄地说出这句话，“我是跟着我的两个表兄妹一起去的。我们就是一下子就到那儿了。他们以前去过。”

现在他们是在说着悄悄话，吉尔也就十分相信。但是突然吉尔开始怀疑——瞬间十分强烈地怀疑，看上去真像一只母老虎。

“如果，如果让我知道你是在捉弄我，我将永不再和你说

一句话，永不！”

“绝对没有。”斯克罗布说，“我发誓我没捉弄你，我以，以一切的名义发誓。”（我念书那会儿，人家都说“我以《圣经》的名义发誓”，但实验学校里是不提倡念《圣经》的。）

“好吧。”吉尔说，“那我相信你。”

“不能告诉任何人。”

“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。”

两个人说这些话的时候都非常激动。可说完了之后，吉尔往四周瞧瞧，眼前只有阴沉沉的秋季的天空，树叶上的滴水声传到耳中，在实验学校难熬的日子又回到脑海里。（他们一学期有十三周，这才过了两周呢。）她说：“但是到最后，有什么好处？我们根本不在那里，我们在这儿。而且我们根本不能到那里去，我们能吗？”

005

“这正是我一直在想的。”尤斯塔斯说，“当我们从那个地方回来后，有人说佩文西家那两个孩子——也就是我的两个表兄妹——再也不能去那里了，他们已经去了三次了。你想想，他们已经去够了，可是没人说我不再去了啊。如果我真的不能再去了，那人应该早就告诉我了。除非，我不禁想，也许我们能，我们能……”

“你的意思是，我们能想办法去那里？”

尤斯塔斯点了点头。

“你是说我们在地上画个大圈，然后在里面画些稀奇古怪的符号，再站进去，念个咒语什么的？”

“对。”想了很久，尤斯塔斯才说道，“我也一直在想类似的方法，但是还没试过。既然现在话说到这里，我倒有了想法。画圈那种事有点荒唐，我认为他不会喜欢的，那样好像

我们要指使他做事似的。事实上，我们只能问问他。”

“你一直提到的‘他’是谁啊？”

“在那里，他们都叫他阿斯兰。”尤斯塔斯说。

“多奇怪的名字啊！”

“还不及其他人一半奇怪呢！”尤斯塔斯一本正经地讲到，“让我们问问他，只是问问而已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来，我们像这样并肩站着，然后伸出我们的胳膊，手心向下，就像他们在拉曼杜的岛上那种站法。”

“那是谁的岛？”

“下次我再告诉你。他估计喜欢我们朝着东面站着。我想，哪边是东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吉尔说。

“女孩子们都有这个特点，分不清东南西北。”尤斯塔斯说。

“你不是也分不清！”吉尔愤愤地说。

“不，我分得清，只要你别总打岔。我现在已经分清楚了。那边就是东，有月桂的那个方向。现在，你愿意跟着我念咒语吗？”

“什么咒语？”吉尔问。

“就是我马上要念的词啊。”尤斯塔斯回答，“就是现在！”尤斯塔斯开始念起来：“阿斯兰，阿斯兰，阿斯兰！”

“阿斯兰，阿斯兰，阿斯兰！”吉尔跟着他念着。

“请允许我们两个进入……”

就在这时，体育馆的另一面传来了一个声音：“波尔？是你吗？我就知道她在这里。她正在体育馆后边哭鼻子呢。我去把她拉出来吗？”

吉尔和尤斯塔斯对视了一眼，迅速冲到月桂树下，往陡峭的灌木丛泥坡上爬，速度快得他们都要为此骄傲了。（由于实验学校奇怪的教学方法，学生们不怎么能学到法文或数学、拉丁文之类的知识，反而学到不少人搜寻时如何快速又隐蔽地脱身的方法。）

大约一分钟后，他们停下来细听，据此判断，他们是否被跟踪了。

“要是那扇门开着就好了。”正往前爬时，斯科罗布说道。吉尔点了点头。灌木丛上方有一道高高的石墙，墙上有一扇门，从那扇门出去就可以到广阔的荒野去。可是这扇门几乎一直是锁着的，不过偶尔也会发现它是打开着的。虽然如此，这也足以让人抱着希望，希望那扇门碰巧是开着的。要是那扇门真的没有锁，可真是一个绝妙又隐蔽的通道。

007

现在吉尔和尤斯塔斯都又热又脏，弯着腰从月桂树下一路逃到门的旁边，他们已经气喘吁吁了。可是那扇门，依旧关着。

尤斯塔斯用手去转动门把手，边转边说：“肯定打不开了。”然后他叫道：“天啊，老天！”因为门把手转动了，门打开了。

和他们意料中完全相反，眼前出现的并不是一片灰暗的、越长越高的爬满石楠的山坡和秋季的天空，而是一片强烈的阳光。阳光洒进门里，就像六月的大晴天的太阳直射过来，把草地上的露珠照得像珍珠一样晶莹发亮，也把吉尔满是泪痕的面孔照得格外清晰。他们觉得，那阳光一定来自另一个世界。然后他们看见了柔软的嫩草地，比吉尔之前看过的更美丽，更明亮；还有蔚蓝的天空，一些发着光芒的东西在空中飞，像是宝

石或者大蝴蝶。

虽然吉尔一直渴望见到这一类的东西，但她还是感到害怕。她看着斯科罗布的脸，看得出来他也害怕了。

“振作起来！”他说得很急促。

“我们能回来吗？这里安全吗？”吉尔问道。

就在这时，一个喊叫声从后面传过来，一个猥琐恶毒的声音叫道：“波尔，现在大家都知道你在这里，你给我下来！”那是伊迪斯·杰克尔的声音，她还不算他们一伙的，不过是个跟班，一个喜欢搬弄是非的小人罢了。

“快！”斯科罗布说，“手拉紧了，我们必须在一起！”

吉尔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，就被斯科罗布拽着手，穿过那扇门，跑出了校园，离开了英国，离开了我们这个世界，去了那个地方。

伊迪斯·杰克尔的声音突然消失了，就像突然关上收音机，里头的声音突然消失那样。他们的耳边响起了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声音，那声音像是从头顶那些发光的东西传来的，他们马上看出来，是鸟儿。鸟儿们发出热闹的声音，确切地说，更像音乐——比我们世界里的鸟儿们唱得高端得多，是人们一时领会不了的音乐。不过，尽管有音乐，背景却是极其安静的。那份安静，再加上清新的空气，让吉尔感觉自己正置身于一座高山的山顶。

她的手仍然被斯科罗布紧紧地握着，两人一边向前迈着步，一边四处张望。只见四周长着像雪松但比雪松更大的巨树。树与树之间留着空隙，树下也没有什么阻挡视线的灌木丛，可以看到树林左右及更远的地方。吉尔放眼望去，景色千篇一律——空荡荡的，柔软的草地，黄的、蓝的、彩虹色的，各色鸟儿自由地飞翔着，投下幽蓝色的影子。空气凉丝丝的，

一丝风也没有，整片森林十分冷清。

正前方没有巨树，只有蔚蓝的天空。他们就这样一直走，谁也没和谁说话。

“当心！”吉尔突然听见斯科罗布叫了一声，然后他拉着她往后退，原来他们来到了悬崖边上！

幸运的是，吉尔不是一个恐高的人。她一点也不害怕站在如此高的悬崖边上。她反而更不满意斯科罗布突然地拽她。“别把我当小孩子看。”她说。然后猛地挣脱了他的手。这时，她注意到他的脸是那么苍白，忍不住有点鄙视他了。

“怎么了？”她问。为了表明她是真的不害怕，她甚至站到了离悬崖边更近的地方。事实上，比她本来想站的地方还要近些，然后她向下面望了望。

现在她才明白斯科罗布脸色苍白是有道理的，因为在我们的这个世界，再没有比这更深的悬崖。你可以想象下自己站在一个最高的悬崖边上，然后向下看。那悬崖底的深度超乎你想象不止十倍，二十倍，不断地往下，再往下。这时你一眼看去，看得到几个小白点，也许你会错认为是羊群，但没多久你就发现那其实是白云——不是雾气形成的小云朵，而是又大又白，蓬蓬松松软绵绵的云层，每一片都像山那样大。透过这些云层的间隙，你才终于第一次看到了那真正的崖底，那么远，那么深，远得你都看不出下面究竟是田野还是树林，是陆地还是水面。你在崖顶上，离云层还不算远，崖底离云层面却远得出奇。

吉尔都看呆了，她忽然意识到自己应该往后退几步。可是，她怕斯科罗布会嘲笑她，又停了下来。最后她突然决定，不管他怎么想，她必须马上离开这恐怖的悬崖边，而且以后再也不取笑恐高的人了！但是她想向后移的时候却怎么也动弹不